

# 閱讀人生的詩人

羅智成

◎ 執筆 / 陳善銘

## 從小就喜歡讀書的一個人

「我剛好因為職業和興趣的關係認識了很多很多喜歡讀書的人」羅智成小時候所以開始喜歡唸書，他自認為和客觀環境有關，因為他有親人在開書店。到了初中的時代，甚至把吃中飯的錢省下來去買自己急著要的書。而我們從他辦公桌上所堆著一疊厚厚的當日報紙和所「抱」來給我們看的新書不難發現，他每一天所要面對的文字在數量上是如此的驚人。「由於和書店密切的淵源，一直到現在除了極少數的以外，我都可以很容易拿得到。另外固定的幾個出版社每個禮拜或每個月會把他們所挑的好書給我，因此，每個禮拜要應付的書至少20~40本」，這麼多的書怎麼看得完呢？他說並打算完全要消化它，有的根本沒有機會細看，有時候只看一些目錄或前言。「相對於很多人來講，我覺得我讀書還差得太遠，但我讀書有我自己覺得滿自豪的方式」。羅智成笑著說。不過，他承認這些書的確會帶給他壓迫感。

## 所謂的知識是要做什麼用的？

相信每一個人都會有這樣的疑問，知識要來做什麼用的呢？什麼知識才是自己所需要的知識？那些知識才是對自己「有益」的知識？其實有看書和沒有看書，日子都是一樣在過。

「先不談屬於每個人性格差異的部份，所謂的知識是做什麼用的？如果你覺得知識是要來達成某一個特定用途：也許是賺錢，也許是充實專業知識，那你就會認為只要不吻合這個條件的知識就是不重要的知識。」

提到像莊裕安是一個努力生活而做到多才多藝的作家，張大春則渴望各種知識而成爲一位「雜學家」，他每個禮拜號稱要讀12公斤的書。像羅智成在美國的指導老師「周策縱」是一個五四運動思想史的權威，而他對古代文學和紅學都很懂，而且對現代文學和現代詩也有研究。事實上，對一些人來講，在他的性格中會逐漸地有這樣的一個傾向，那就是知識本身即是一個很大的樂趣或追索的對象，並不只是一個用來獲取東西的工具。

「如果你對這個世界的種種或各種可能性充滿好奇（即對知識整體充滿好奇）的話，那你就不會去區分這是那一種範圍的。」「當然



就一個既現實又功利又要考慮到很多生活客觀條件的現代人來講，如果能把知識轉成非常不錯的功效，也是很好的事。」「像張大春也許就滿重視閱讀效率，他所讀的東西，在不久之後，可能就會在他的概念上，在他的創作上或在某個活動上，他就可以展現出來」羅智成說道。

### …對我來講，是充滿被別的專業領域所隔絕的恐懼

生活在現代的我們所要面對的是一個知識爆炸的時代，資訊的大量增加必然趨向於知識分工，而知識格子化的結果，導致現代知識的專業度愈來愈高。

「現在我們很難再去輕視任何專業行業的人，因為我們會發現，其實，每一行都有好多好多的知識。」

羅智成以卡通為例，「你看像『天空之城』我們看了之後，有時候就聳然的感受到想像力，實感或概念的衝出。」「像『紅豬』中的畫面裡，銀河般飛機的殘骸，那個畫面和那個構想如此地接近我們內的某種感受，但又被他所創出那麼漂亮的畫面來代表，這就是創作者驚人的地方。」

真的，每一個創作者都有一顆不可思議的腦子，你只要對某一件事情有興趣，那一件事情都有可能被做的很好。不過令人擔憂的是，每一個人都極可能在不知不覺被專業領域隔閡限制在一個很小的部份。

「有些人很安於這種情況，而對我來講是充滿被別的專業所隔絕的恐懼」他說。對於知識，羅智成是飢渴的。

### …我一直很討厭那種自我設限的生活態度

羅智成以「人類的魔術師」來形容醫師這個行業，這是對從事醫學工作的人專業知識上的肯定。但是，基本上醫學是獨立性滿高的領域，是不是每一位接受整套醫學教育的人個個都像莊裕安、陳克華、王溢嘉等人讀書讀得那

麼勤快？或者因為醫學關乎人類生命的重要原因而使我們無法兼顧其他？

「我不相信一個人的專業訓練或專長會變成他閱讀狹隘的一個很好的理由，因為我覺得這兩個東西並不會互相衝突。就我個人來講的話，我從來不會認為那些東西才是我所該唸的那些東西是我不要唸的。」

「我一直很討厭那種自我設限的生活態度——包括我只要做這個就好，我只要關心這個就好，或因為我關心別的部份而削弱我本來專門的部份。其實我覺得這種狀況是不太可能發生。我相信博學只會有助於一個人在專業上更有實力和厚度。」羅智成說。

### …我都沒有刻意去強調我一定要學什麼…

事實上，羅智成是一個興趣非常廣泛的人，以至於當聯考放榜，考上台大哲學系之後，他的朋友都毫不訝異地這樣對他說「我就知道，你這個人會去讀哲學系」他就是這樣的一個人，除了文學和哲學之外，他還對畫有興趣，也做過美術設計。赴美求學期間修過一年的電腦和一年的電視製作和圖書館學。「我回到台灣大概六年，也教了五年半的書，我跟我的學生講，其實學習並非要求說你一定要唸過那一本書或一定要把誰的生辰八字背得很熟，最重要的是你必須要對這個東西興趣，你要活在這個裡頭。」

「我沒有強調我一定要學什麼。有一陣子我非常迷通俗物理學。所以，我去買了一大堆跟天文有關的書。其中有些找大概有三分之二實在很難看懂。可是有些字眼，例如：紅位移啦，都卜勒效應等很能激發我的想像力。或者看各式各樣的望遠鏡，談到光年的感覺，談到宇宙的形式真得是很過癮。有些東西你不是那麼懂，但是只要你參與了那個討論你就會覺得非常特別的。像年輕時有一陣子我還很喜歡占星學，但我不信。」

「我一直強調『人文氛圍』這字。它並不是什麼多了不起的事，但可以這麼說：如果說你對文學感到興趣，那相對地你就應該對哲學、藝術、環保等感興趣。如果說對某一件事情感興趣，他的周圍應該有很多事情你應該感到

興趣。」

## 閱讀的目的是不可能那麼純粹的……

那什麼是閱讀的目的？是爲了實際應用，是爲了充實知識？還是爲了視覺上的按摩？爲了殺時間或爲了炫耀？羅智成認爲閱讀本身就可以有很多的目的。一個人閱讀的目的是不可能那麼純粹的。純粹到只學到有用的東西而所學的每個字都可以像一分錢一分貨那樣完全地表現出來。

「依據你的目的來調整讀書計畫是比較容易做到的。你不可能在看金庸小說時說一定要用什麼方式來讀。對我來講也許只是提供你很多在某一種特異時空裡想像的素材。」「了解自己很重要，也就是問我到底要什麼？喜歡什麼樣的東西？因此在有限的生命裡盡量去做一些不浪費我自己生命的事情，做一些真的是我喜歡的。即使它沒有什麼成果，但至少我在做的那個時候，我是充分地對得起自己。我覺得在這一點台灣還不是很成熟，因爲早期我們得被迫做很多別人要我們做的事情，我們得做別人期待我們做的事情。我們並不是要排拒這種事情，但是組織這些狀況以後我們常常忘了問自己到底喜歡什麼。我覺得應該要不斷地問自己，因爲生命實在太短暫了。」

「不要浪費生命。不要浪費生命的意思是說你希望在每一個時期，你都是爲了自己而非非常充實地活著。」

關於閱讀羅智成提到：第一要非常清楚地認識自己。第二要考量自己的能力如何。

「不要給自己那麼大的閱讀壓力，每本書其實應該有助於你的性格趨向更平等、更豐富。對很多人來講，他不讀書本來就是可以的，對很多人來講，多讀或少讀也都可以。而對某些人，他可能要讀很多才能跟上世界的感覺，我覺每一種狀況都有可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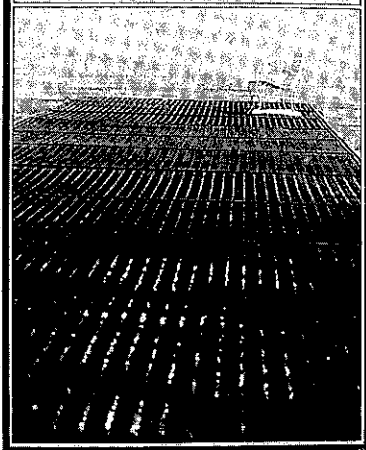
「不要期待藉由閱讀來到達自己不可能達到的地位和成就。」他特別聲明。

## 面對後現代時期的閱讀

羅智成旅美手札◎

### 夢的塔湖書簡

02



「後現代現象就是人類在資訊知識超級膨脹的時代，對於各種觀念、對於各種觀察的對象的無力感。」

「在龐大的資訊裡，一個人對於某種知識在時間上、空間上、體積上的零碎是必然的。」

在媒體大量產生之後，人們在一個短短的時間內所經歷的經驗比從前超出甚多。對於以前的人而言，十幾二十年前的事像昨天發生。而現代的人是昨天發生的事像十幾二十年前的事。各類文字資料和影像資料充斥的情況下傳統的歷史觀已被完全顛覆，幾乎每十年就可說是一段歷史了。

「現在這個世界變得太豐富，太好玩了。如果一個人渴望一直跟著世界進步的話他真得會跟我一樣什麼東西都想看（但事實上沒有一樣東西看完）。有時候會想到這一本書還沒看完，那一本書又來了，這個東西還沒有搞懂，另外的東西又來了，變得很亂。」

「你真得沒有辦法做到：要這一套系統很清楚之後，我再去搞另外一套。要做一致性的消化是不可能，因爲這要花時間的。現在的知識太多了。如果說一定要每加入一樣新的你就一定要整合，那你就根本來不及學，所以後現代人常常無暇消化。」「我一直覺得這種輕微的騷動基本上是健康的，但這種飢渴並不能立刻轉換成你的野心。」

他認爲面對這麼多資訊所產生的壓力，是使人親近閱讀的正回饋，可是對於知識的飢渴是不能靠有一天你把所有東西都讀完來滿足，因爲世界在變，書是不可能讀完的，這種狀況也是永遠無法滿足的。

「這個飢渴狀態會一直維持住，所以你不要想說藉閱讀的實踐來撫平掉，這是不可能的。如果你有這樣的想法，那你的閱讀會產生更大的焦慮。」

### 關於個人特殊的閱讀經驗

問到他是否有參加過讀書小組，他回答：「有啊！我們當初成立社團的時候，除了一起工作外，也交換創作或閱讀上的東西。」

「另外，我們在外頭有一個小型的讀書會，我們找了幾個不同領域的人」「但基本上，真正嚴肅的讀書會很少可以持久，也許跟我們太散漫有關係。但是話題都非常營養，有很多觀念可以交流。」

「所以我說的人文氛圍中，志同道合的朋友，也是一種。有一個可以討論的對象，可以互相激發的，甚可以互相比較，他們其實就變成你另外的資訊來源，可以彌補我們一般資訊來源的不足。」

「保持各種資訊來源的暢通很重要。也許是某種時代的變遷，也許是某種思潮的變遷、社會風氣、社會結構、社會價值觀的變遷，你都會有更前瞻性的眼光和在心理上或理論上的準備。」

談到在美國的求學生活他說：「我在美國印象最深刻的一個教學訓練是學生對圖書館的大量依賴和使用。」

「他們有一種非常非常好的基本工夫在圖書館找資料，這部分遠超過台灣太多了。」



### 誰說閱讀一定要讀書……

「就廣義的閱讀來講，我覺得閱讀絕對是健康的，只是誰說閱讀一定要讀書。有些人花很多時間觀察人，我覺得也可以。」

羅智成特別提醒我們並不是正經八百地坐在書桌前，打開書本一字一句地看才閱讀。在我們生活的周圍有很多東西可以去閱讀出來。觀察路上行人的表情，來往的車輛等都算是一種閱讀。重要的是我們在做各種各樣的閱讀時所持的態度是怎樣，是不是清晰地感覺到，而所花的時間是不是得到等量知識上的回饋。

「如果有一個人他很喜歡看武俠小說，那他就去看他的武俠小說，你也不能強迫他去看一些有用的書。但在我們來講，這種人如果只是用那種沒有目的方法看書是滿可惜和浪費時間的。」

「我們人在這個社會裡頭，其實都可以是一種廣義的閱讀，不停在感覺、在刺激。所以如果你的心情上是一種閱讀的心情，其實你整個生命就是一種閱讀的過程，對不對？」「如果你有這樣的一種感受的時候，你會發現你對閱讀這個字眼就更開闊、更多樣化。」

誠如羅智成所說生命的過程即是一種閱讀的過程，那麼閱讀應該是個「動詞」才好。在回程途中，我多留意一下四周，發道路旁的水銀燈一盞連著一盞地亮了起來，迅速漫延著呢！

### 羅智成

一九五五年生於台北，台大哲學系畢業，獲威斯康辛大學文學碩士，曾與友人創師大附中詩社，台大詩社。現任教於淡江大學及文化大學中文系。主編「中時晚報」之「時代副刊」，著有「羅智成作品集」、「光之書」、「傾斜之書」、「夢的湖塔書簡」、「寶寶之書」、「泥炭記」、「文明初啓書」、「亞熱帶習」、「擲地無聲書」。